

蔡文姬

李济民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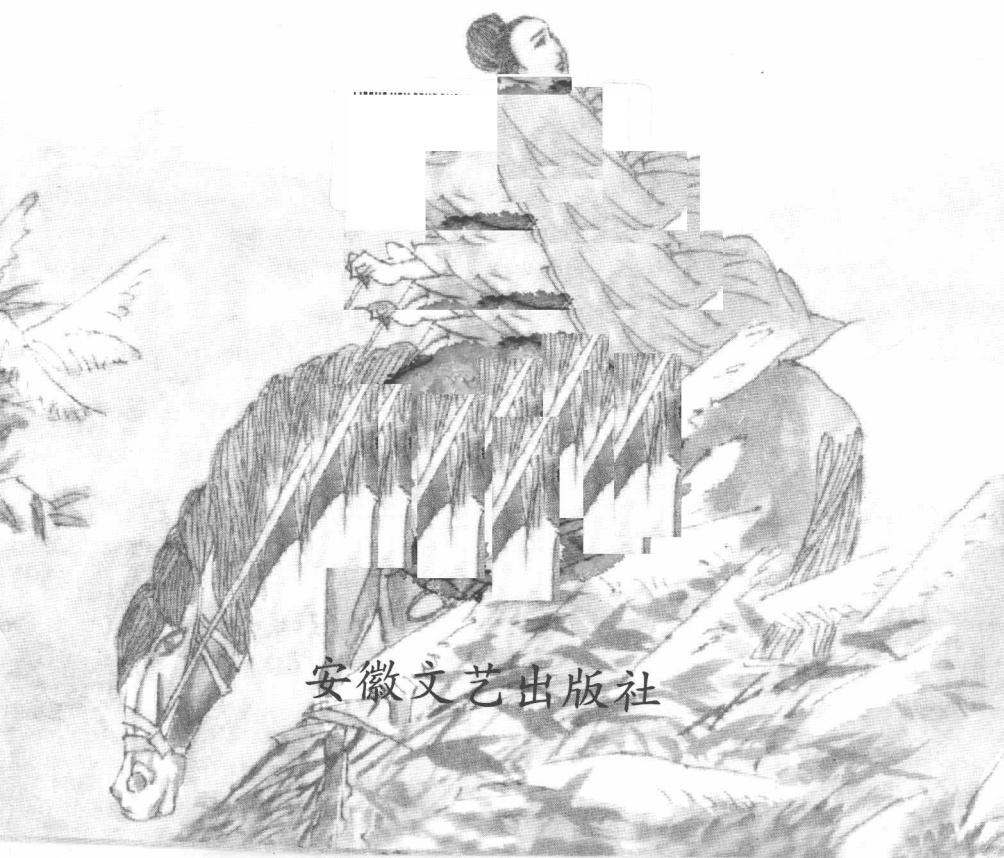
雁南征兮欲寄边声，雁北归兮
空断肠兮思悠悠兮，雁飞高兮
难寻，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蔡文姬

李济民 著

I247.53
328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蔡文姬

李济民 著

责任编辑:鲁书潮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河南省新密市消龙彩色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4.25

字 数:320 千字

印 数:5000

版 次: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670-9/F·1556

定价:18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蔡文姬 (1)

实话说不说 (367)

序幕

蔡文姬故里围城。

高矗的汉白玉蔡文姬塑像上幕布徐徐降下。

蔡文姬(雕塑)双眉紧锁,满目悲愤,右手拉着风衣,左手紧握书卷,瞻望着远方。

鞭炮声骤起,逐变为急促的马蹄声。

蔡文姬像化为匈奴杂乱的马队,烟尘蔽野。身着胡服的骑兵手扬着马刀在奔驰,有的马上斜捆着妇女,妇女在挣扎。许多男子在马刀下丧命。

蔡文姬混在逃难的妇女儿童之中。

匈奴的马队奔来,将人群团团围住。

赵五娘跌倒,蔡文姬将其扶起。

人们被驱赶、掳掠。

蔡文姬雕像,紧锁的双眉,满目悲愤。

字幕:蔡文姬

歌曲起,哀婉悲切。

华夏大地,有这样悲愤一曲,

千古绝唱;

像滚滚不尽的海涛,

像喷发着融岩的火山。

啊,蔡文姬!

胡笳阵阵边马鸣,

孤雁悱恻声凄凄,

手持琴箏向圆月,

肝肺摧裂天地泣!

坎坎坷坷是生命的歌,

鲜血热泪是人生的经历，
故土的眷恋唤醒真挚的心，
重整汉史又荡起希望的涟漪。
天下太平是你的渴望啊，
归心似箭儿女又难分难离。

啊，蔡文姬！

歌声中，画面中出现剧中主要片段，叠印演职员表。

第 一 集

无垠的荒凉的大平原和灰蒙蒙的天空混在一起，无边无际，一群乌鸦从枯树丛中惊起，在空中盘旋着哀鸣。

干裂的土地。一簇干死的禾苗被一双颤抖的手拔起，含泪的老翁捧着禾苗仰望着天空。古道，三三两两逃荒的人们在艰难地行走，他们或推着装满破烂的独轮车、或担着一头坐着一个婴儿的挑子、或扶老携幼。不时有富豪的豪华马车急驶而来，他们纷纷躲向路边。

赵五娘(三十多岁)牵着一匹瘦马停住了脚步，她看了看骑在马上怀抱古琴的蔡文姬(八岁)又望了望天空，叹了一口气。

文姬晃着脑袋念：“汉兵已略地，四面楚歌声。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……”

赵五娘：“哎，童心无忧啊！”

文姬歪着头问：“不是见到爹爹就有办法了吗？”

赵五娘：“这洛阳城这么远。”

京城洛阳。宫殿起伏，楼阁相连。

洛阳太学府前。人山人海，车水马龙。

《熹平石经》46块一字排开淹没在人海之中。

其中的一块，上面所书汉隶极为优美。

人们的赞叹声。

于虎(二十多岁)夹杂在人群里手舞足蹈地：“你们知道这校

《六经》、勒石碑的蔡邕是哪里人吗？哈，他是我们的围城人。我就是专程从家来见他的。”

大家一听，马上将他围住，青年甲：“《六经》不说，这石碑上的书法笔势断而若连，华艳飘荡，骨气洞达，爽爽如有神力，其功夫非十年八秋所为，蔡先生一定没少用功吧？”

于虎得意地：“那当然，他不但精书法，而且通音律、天文、数学，擅长诗文、经学。桓帝时，朝廷曾强行征召他入京，他不得已，行至半途，称病逃归，后遁入嵩山，专意学问。他在嵩山石屋三年多，闭门苦练，书艺方大进哟！”

青年乙：“据说他有一女儿，极为聪明，四岁就能辨琴，不知真否？”

于虎：“千真万确，她叫蔡琰，字文姬。那蔡邕夜间弹琴，弦断了，文姬说：‘第二弦断了。’蔡邕认为她是偶然猜中的，又故意弄断一根弦，问她，她说：‘第四弦断了。’你说奇不奇？”

青年甲对于虎羡慕不已，恳求地：“我们早想拜蔡先生为师，一直找不到机会，托您的福，是否能给我们引见引见。”

几个人忙附和：“先生一定得帮忙。”“有先生出面，那蔡先生定会给面子。”

于虎一拍胸膛：“没问题，我也正是来拜他为师的，我于虎在围城家大业大，全城的人都看着我们的脸说话，蔡邕的家小现都在围城，他不会不给面子的，没问题。”

“闪开，闪开！让爷们看看。”一着宫廷服装的年轻太监刘旺率两名小太监拨打着人群往里挤。一抄写经文的被挤倒，起来正要发怒，见是太监，慌忙捡起掉在地上的所抄经文，退到一边。

刘旺来到碑前好奇地看着碑文。

青年甲：“呸！不就是个太监吗，竟如此蛮横！”转身对于虎说，“走，咱们拜见蔡先生去。”

青年乙拉着于虎：“若今日见到蔡先生，我请你下馆子！”

于虎感兴趣地看着太监，不情愿地转过身去。

几个年轻人簇拥着于虎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。

画外音：东汉经历了一百四十多年，到灵帝刘宏时，宦官集团把持朝政，贪赃枉法，引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。而当时《六经》版本杂乱，各地不一，错讹颇多，引起太学生的强烈不满，议郎蔡邕上书灵帝，陈其弊端。灵帝准奏，派他校书东观，务得《六经》定本，以颁行天下……石经不仅文字精确，而所书隶书极为优美，一时观摹者不绝，洛阳太学之路几乎被阻塞。

蔡邕住宅。

蔡邕三十岁左右，他刚送走贺喜客人，转过身来。

董琬（四十岁）和另一位身着官服的官员同时向蔡邕拱手贺喜：“哈哈！可喜可贺，议郎才华横溢，誉满神州，我们这些旧友可恭维不起啊！”

蔡邕：“吾有何功何德，劳驾二位前来，深感惭愧。请！”

蔡邕书房。室内简陋，书架上布满了书简。桌上摆有酒菜，蔡邕、董琬、官员席地而坐，举杯共饮。

董琬饮了一杯道：“《六经》虽已定本，可暂定太学生之心，但朝政昏庸，宦官专权，天下还是不宁。”

蔡邕叹道：“唉！‘河清不可俟，人命不可延’，现宦官当道，我等也无回天之力啊。”

官员有些过量，迷着眼，打着手势：“算了，算了，谈这些有什么用，什么昏庸、腐败，哪个朝代没有？就拿咱这汉朝来讲，从武帝开始就由盛转衰，光武帝平莽以后，又好了多长时间呢？到和帝时，这宦官就和外戚开始争权夺利，相互残杀，轮流专权，弄得

民不聊生。可几百年过去了，不还是没有亡国吗？咱们还是安安生生的过几天日子吧。不要去‘杞人忧天’了。啊？哈哈，我忘记了，你们都是杞人吧？”

蔡邕：“是啊，杞国乃春秋时一小国，按地理我们圉城也归杞国所辖。我俩既是同乡，又是亲戚，我夫人和他夫人为同门姐妹呀！”

董琬：“对，所不同的是他把五娘扔在家中，三年不归。伯喈（蔡邕字），现中原大旱，饥民遍野，今《六经》也已完成，该回乡把五娘接来了。”

蔡邕深情地：“已三年了，这三年朝廷令我校书东观，务得《六经》定本，自知责任重大，怎能私而忘公。这几年，不知五娘她怎样过的，还有琰儿，今年也要有八岁了，我是多么思念她们啊！”

董琬：“听说琰儿聪颖异常，四岁能辨琴，五岁能吟诗，真神童啊。”

蔡邕：“琰儿确是不凡，我曾作一首诗歌，时间长了倒忘记了，当我寻找这首诗时，琰儿却意外的将它背出，让我惊喜万分。”

官员发出“吁”声。董琬：“你要好好地教导她，她将是个大才。”

蔡邕：“只是她性格与众不同，倔强而固执。”

董琬：“那就靠你引导了，还是快一点儿回去吧。”

蔡邕点了点头：“手边还剩下一点活儿，一完就告假返乡。”

家人进来报：“老爷，有几个年轻人在外等候，要拜您为师。”

蔡邕转过身，皱了一下眉：“不是安排过了吗，一律不见。”又不好意思地对董琬，“这几日有好多人要来拜师，真没办法。”

家人站着未动：“老爷，有一位少爷说和您同乡，非见您不

可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他说他是于安的大公子，叫于虎。”

董琬气上心头：“于安，不就是那个欺男霸女，横行乡里的恶霸于安吗？”

蔡邕点点头陷入了沉思。

董琬：“听说这于虎比他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今日竟拜你为师，哈哈！”

家人见状，往外就走：“老爷，我马上将他赶走！”

皇宫西侧，一门楼巍峨壮观，上书“西园”二字，园内楼阁豪华，布置有假山异草。

室内堆满箱柜、珠宝玉器。

太监张让近六十岁，长得又粗又胖，脸上精光，两只小眼睛闪着光亮。他在仔细看一件宝玉。

宝玉玲珑剔透，光彩闪耀。

库管微弯着腰，满脸堆笑：“此玉原藏于秦宫，后流落民间，顺帝时被徐州刺史所得，今为凉州刺史孟佗所贡，实可与‘和氏璧’相媲美呀！”

“哈哈，好玉、好玉，徒儿。”张让眼斜了斜。

“奴才在。”一小太监急忙弯腰点头。

“先把这玉带上，我观赏几天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库管面露难色：“这……”

张让缓缓转过身：“嗯——”

库管脸色尴尬，马上换上笑容：“这，这一块玉，您尽管观赏，尽管观赏。”

“哼！为了朝廷安宁，社稷富强，我呕心沥血，日夜操劳。这珍宝、金银不是我苦心经营，哪会琳琅满目，堆积如山。”

库管：“大人为皇上心腹，总管朝政内外，威震四海，没有您，哪有今天的西园，这西园都是您老的。”

“哈哈！你小的真会讲话。”

张让坐在豪华马车上在街上经过，侍卫前呼后拥，行人纷纷躲避。

张让府前。

门前等候谒见的车马横七竖八。

刘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背着手漠视着人群。

“怎么还不见回来。”一个人非常焦急。

“今天恐怕又完了。”另一个叹道。

“看，回来了！”一人大喊，人群顿时乱了起来。

刘旺迅速走来拨打着人群：“让开！快让开！”忽一人在前面跪下：“让我见见大人吧，我已等了五天啦！”刘旺猛地一脚，将那人踢倒在地：“少废话，滚开！”

人们闪开一条路，马车到门前，刘旺迅速放下凳子，打开车门，张让慢慢地走下轿车，目不斜视地走向大门。刘旺跟走几步，又回过头傲慢地看了看人群，回头大步进院，大门随即关上。

一武官带有怒色：“哼！一小小管家，就这样作为，太不像话了！”

一文官模样的连连摆手：“你就不知了，官大衙役粗，兄知道凉州刺史孟佗否，他就是走的这个管家的门子。”

武官愕然。

文官：“那是去年的事……”

画外音(画面出现当时情景):孟佗原来是一富户,想得个官做,送了刘旺许多财物,就要这管家当众对他一拜。这天,孟佗去谒见张让,因求官的车辆堵塞,刘旺就率领一群苍头迎到路上拜孟佗,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。求官的大惊,以为孟佗是张让的好朋友,争着送他珍宝。孟佗分出一部分送了张让,所以他就做了凉州刺史。

武官愤怒:“官场如此腐败,天下如何不乱!”

文官看了看左右低声说:“小心有他们的耳目。”

张让斜卧在榻床上,翻来覆去欣赏那块宝玉。刘旺在一旁侍候:“大人,今早我去外面转了转,外面出了个大事哟,全城都震动了!”

张让翻翻眼皮:“什么?”

刘旺:“议郎蔡邕搞了个什么经,都刻在石头上,全城的人都在那儿看。现在全国的有学问人也都骑马驾车来了,把太学路都堵死了!”

张让嘘了一口气,又斜身躺下继续观赏宝玉:“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,不就是个新校的《六经》吗,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”

刘旺:“大人,奴才认为,这蔡邕一篇文章震动四海,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您不是让奴才寻找为咱办事的人吗,我看这人就合适。”

张让迅速坐起:“我也早闻这蔡邕是个大儒,天下的太学生都敬服他。他要为我所用,天下的太学生谁敢再闹事。只是他性情固执,又蔑视权贵,不好办啊。”他摇摇头。

刘旺走近一步,低声说:“现朝中又动荡不安,那些大臣们时常想杀掉我们,我们现在不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,还要等到什么时候。我看大人不如在歌伎中选一漂亮贤惠的女子认做女

儿，让其嫁与那蔡邕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。”

张让站起，在室内踱了几圈步，拍着刘旺的肩膀说：“好，好，你真是我的好徒儿。我一直把你作儿子看待，你是一个有出息、有作为的人啊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”他又想了想，“要是那蔡邕不从怎么办？”

刘旺：“这，这奴才自有办法。”

酒店。于虎醉醺醺地从酒店出来，他脚步踉跄，跟在后面的青年甲乙忙上前扶住。

于虎：“今天老子算栽了，栽到蔡……蔡邕手上了。哥儿们莫小看我，我于虎饶不了他，我于虎在围城跺跺脚，四个城门都得掉圪垯……”

青年甲讥笑地：“你休再吹大话，要么还得罚你酒。”

于虎：“我……我从不吹大话，我说到办到。”

青年甲乙：“哈哈！”

洛阳大街。夜，梆声阵阵。

曹操(二十多岁)骑马带衙役夜巡。

蹇龙喝醉了酒，歪歪斜斜从一院中走出，一侍从牵马在外面等候，两名打扮得妖冶的女人边和他打招呼边关上门。

曹操一行在另一条街上走。蹇龙骑马迎面大大咧咧地走来。曹操皱了下眉头，把手一扬，众衙役一拥而上，将蹇龙拉下马，推到曹操面前。

曹操：“你是何人，不知禁令吗？”

蹇龙甩开两边的衙役，往前走了两步，歪着头轻蔑地说：“什么禁令……不禁令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侄儿名叫蹇硕，赫赫有名的十常侍，连皇上都让三分，你……你一个芝麻大的官，还

能奈何于我！”

曹操看了看衙役：“违犯禁令，如何处置？”

“乱棍打死！”众衙役齐声吼。

曹操用腿碰了一下马身，马起步往前走，众衙役发愣。曹操止住马，回过头，厉声说：“你们还等什么！”

棍棒声。惨叫声。

曹操骑马往前走着。

蹇龙死于街中。

西园。大殿内琴笙齐奏，歌伎们轻歌曼舞。

灵帝刘宏(二十岁)端坐在盘龙的椅子上，微闭着眼睛，似睡非睡，完全沉迷在音乐之中。

歌伎们舞姿优美，纵横交错，组成多种图形，或花朵、或飞雁、或祝寿……

张让、刘旺等侍立一旁。刘旺向张让斜了斜眼，张让点点头作答。

乐师变化着节奏，歌伎中一漂亮女子轻轻地领唱：

吾家嫁女今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

穹庐为室兮毡为墙，肉为食兮酪为浆。

居常土思兮内心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……

灵帝睁开了眼睛，赞许地微笑了一下。

张让低声问刘旺：“是她吗？”

刘旺：“是。”

张让：“叫什么名字。”

刘旺：“秦娥。”

宫内，太监居住的地方。夜，月亮高悬。

张让带两个侍卫在院中漫步。

中常侍蹇硕哭丧着脸走来施礼：“向大人请安。”

张让看了看蹇硕：“嗯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蹇硕：“我叔叔被北部尉曹操以违禁令为名打死了。”

张让：“什么，这曹操是谁？竟敢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。”

蹇硕：“他的父亲就是太尉曹嵩，这曹操初任北部尉就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，扬言不避豪贵，违令者棒死，谁知他竟拿咱们先开刀。”

张让：“啊，原来是这个小子，可他上任以来，洛阳确实安定不少，白日无闹事，夜间没窃贼。朝廷对他另眼相看。这事咱们先压下，等待机会吧。”

蹇硕：“我也是这意思，只是心中怒气难消。”

张让：“你知道伍子胥和楚王的故事吗？”

蹇硕：“好，听大人的，我先告辞了。”言毕转身离去。

前方室内传来阵阵狂欢声，张让停住了脚步，听了听，快步朝那里走去。

室内几个太监正在饮酒，已有些醉，一个个光着膀子端着酒杯，或唱或跳，两个歌伎在一旁小心地斟酒。

门猛地被推开，张让出现在门口。

几个太监一下子愣住了，马上跪在地上向张让请安。

张让不满意地“哼”了一声，转过身去，几个太监慌忙穿上衣服送到门外。

刘旺带秦娥迎了过来：“大人，奴才把秦娥找来了。”

秦娥上前施礼：“贱女拜见大人。”

张让眼睛一亮，脸上马上堆满笑容：“哈哈，原来是秦娥姑娘，走，咱们这边谈。”

洛阳东门，彩灯高挂。人来车往。

赵五娘先跳下马，随后把文姬抱了下来。文姬惊奇地喊：“娘快看，这楼这么大，比咱们的望月楼还高，那边好多好多的彩灯！啊，多么漂亮的马车啊！”

许多过路人转过头来。

赵五娘不好意思地对文姬说：“不要嚷了，看大家都注意咱们了，好看的景色里面多着哪！”

文姬：“这京城真好，怪不得爹爹不回家。”

赵五娘一阵心酸，眼里滚着泪水。

官府门前，月已西沉，万籁寂静。

众衙役将蔡邕绑到曹操跟前：“大人，又提来一个违令者。”

曹操看了看蔡邕，严厉地：“夜半更深，非偷即抢，你违犯了本官的禁令了。”

蔡邕惊异：“难道此时已过三更。”

远处传来更点之声，连响四下。

曹操：“哈哈，死到临头，还戏弄本官。”

蔡邕不由打了个寒战：“小吏受于皇命，整理《六经》完本，不知天色已晚，望恕罪。”

曹操一惊：“你是蔡议郎？”

蔡邕：“小吏蔡邕。”

曹操翻身下马，躬身就拜。衙役慌忙解去绳索。

曹操：“下官曹操，久闻议郎大名，难以相见，适才多有得罪，还望恕罪！”

蔡邕慌忙拉起曹操：“这么说，先生就是编《摘要》注《孙子兵法》的曹部尉了，久仰久仰！”